

會長、周居士、諸位法師、諸位同修，今天我們很難得、也很歡喜的在這個地方聚會。此地大概我三年沒有來了，這次看到這邊的建設，我非常的驚訝，所走的路都是從前沒走過的。由此可知，台灣這些年來，在建設上有長足的進步。不過更重要的還是在心理上的建設，心理的建設，不但是能夠自度，而且真正可以做到度他。佛法裡面講自度度他，主要的是讓我們在這一生當中，能夠得到真實的成就。

要弘揚佛法，大家都曉得，最重要的是如何造就、培養弘法人才。過去這幾十年當中，我們親近許多老和尚、善知識，時時刻刻都聽到大家都在討論，佛門裡人才缺乏，也都著重在培養，所以在台灣各個地方幾乎都有佛學院。可是這些佛學院，佛學院是多，在佛學院裡面求學的這些年輕出家人也很多，可是真正在社會上從事於弘法利生工作的效果卻很差。這個原因在什麼地方？我們必需要把它找出來，然後把這個原因消除，使弘法的工作才能真正做好。這裡面總不外乎有兩個原因，第一個是真修。也就是說我們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，要與經教相應，這是真修；改變觀念，改變行持，這最重要的。其次一個，就是講台的技巧。如果這兩者都兼具，佛門弘法人才就能夠輩出。

中國代代都出祖師大德，唯獨我們這一代沒有了。這一代的人，特別是在台灣，我們的物質生活富裕了，可是道德墮落了，這些都是事實。年歲稍長的人我們回想一下，三十年前的台灣，四十年前的台灣，是什麼樣子？跟現在一比較，沒有人不感嘆萬千，懷念過去。過去我們沒有今天的財富，沒有現代的物質的享受，可是社

會和諧，人心厚道，社會祥和，它有人情味。今天雖然富了，可是社會病態都露出來了，人心不安定，生活在畏懼之中，這也就是所謂的富而不樂。從前我們是貧而樂，富而不樂，反而不如貧而樂。

這個問題結癥在哪裡？在教育！現在儒家倫理道德的教育不要了，沒人講了。佛法的教育雖然有些法師講經說法，講得不夠詳細、不夠明白，讓人聽了以後，依舊是莫知所云，他怎麼能得到利益，怎麼能得到受用！所以，在當前培訓弘法人才，是非常重要的問題。但是人才的培訓不是偶然的，也是佛家講的時節因緣，因緣不成熟，到哪裡去找？老師雖然好，未必能找到學生。往年，我常常在國外弘法，每次回來之後，我一定要到台中去看李老師。而每次見到他老人家，我一定會提到，希望老人家多培養幾個弘法人才。因為我自己深深感受到，我一個人在外面顯得很孤單，沒有幫手。所以每次求老師要培養人才，老師也點頭，也知道這個很重要。大概我這個話跟他講了，我看總有十遍，他聽煩了，最後一次他告訴我：你替我找學生。我從此以後再不提這個話了。為什麼？我想到了，找不到學生。所以，雖有好老師，老師真的想傳，真想教，沒學生，誰跟他學！

什麼樣才叫學生？百分之百的聽話，這才叫學生。老師講的你不能照做，陽奉陰違，這不是學生，他不願意教這個人，這是教不成功的。所以，我聽李老師這話之後，再不提了，為什麼？我想想，找一個百分之百聽話的學生，找不到！他找不到，我也找不到。由此可知，這個機緣就太難太難了。可是我們看看佛教的歷史，自古以來這些祖師大德們傳法，有緣，傳一個、兩個，沒有緣的，一生就過去了，沒有人繼承的，這個事情很多很多。什麼都是緣分，沒有緣不行，世出世間統統是個緣分。緣是多生劫的，決定不是一生、兩生，三生、四生的緣都很薄。所以，師生之道不是淺緣，我

們一般講，至少是七世以上的緣分，才是真的。這個事情哪裡能夠偶然？做學生，一定要懂得做學生的道理，尊師重道，我們才能學到東西。老師所教導的要百分之百的服從，老師才會盡心盡力的指導，他要不盡心盡力，他對不起學生；學生要不能依教奉行，學生對不起老師，師資之道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。

我從小就具備做學生的條件，聽話，依教奉行。所以我到台灣，因為在抗戰期間，失學的時間太久了，沒有學校念書，流亡學生。到台灣之後，年歲也大了，很想學點東西，聽到台灣大學方東美先生是個有學問的人，是個好老師，我想親近他。跟他也不認識，我就寫封信給他，毛遂自薦，寫了一篇文章寄給他看。他老人家沒有嫌棄我，回我一封信，約我到他家裡去見面，他大概看到我的態度很誠懇，他就願意教我。我原來的目的，只是希望利用公餘的時間，到台大去旁聽他的課程，原來的目的只是如此。哪裡曉得他老人家特別關懷，他不讓我到學校去聽課，而叫我每個星期天到他家裡，他給我上兩個小時課，我跟他學是這麼學法的。在他家小客廳，一個小圓桌，一個老師，一個學生，每個星期兩小時。我非常感激他，特別愛護，這就是你具備做學生的態度。

所以，做老師不這樣來教導，他就對不起你；我們對老師有十分的恭敬心，他就要用十分的精神來教導我們。我們跟他學沒有繳學費的，那個時候我們生活非常艱難，沒有絲毫的供養，老師對我們純粹是盡義務。你現在找個老師補習，還要收費、繳費的，我們遇到這麼個善知識，一分錢不收，每個星期天給我兩小時。關鍵就在我們修學的態度誠懇，真的想學。

方先生給我講了一部《哲學概要》，最後一個單元裡面，他講到佛經哲學，我們才曉得佛教裡面有學問在。原本我們只把佛教看做宗教，看做迷信，不知道這裡頭有真的學問，這是方先生介紹的

。我們知道佛教裡面有真的東西，真實的智慧、真實的學問，這才到寺院裡面去找經書來看。在當時，台灣一般書店沒有經書賣，全台灣印經書只有三家，台北有個「台灣印經處」，朱鏡宙老居士辦的，不定期印一些經書，數量也很少；第二家就是台中「瑞成書局」，他們家裡印佛書；第三家是台南的「慶芳書局」。全台灣就三家，種類少，分量少，所以找經書是非常不容易。因此，許許多多我們想讀的經書、想看的，一定要到大的寺院，它裡面有《藏經》，去查《藏經》。自己想要的，抄，手抄！我也抄過不少部。我那時候跑得最勤快的，是台北善導寺，善導寺裡頭有《藏經》，這是早年修學非常非常艱苦，哪有現在這麼方便！

我接觸佛法大概一個月，這個緣就太殊勝了，太好了，認識了章嘉大師，這是個佛學專家。章嘉大師很慈悲，也跟方先生一樣，每個星期給我兩小時，那個時候他老人家住在青田街八號，是一棟日本式的洋房，政府給章嘉大師做辦事處的。我親近他老人家三年，我的佛學根基是他老人家奠定的。你不真學怎麼行！要真幹，老人經驗比較豐富，他是過來人，他教給你的不會有差錯，你循著他的道路走一定能走得通，能走得出來。章嘉大師圓寂之後，過了一年，我認識台中李炳南老居士，去親近他，跟他學講經。所以我學佛，兩個老師，學哲學，一個老師，學一家之言，這就是古時候講的師承，我在台灣還沾到一點師承的邊緣，很幸福，很難得。條件就是順從，老師怎麼教我，我就怎麼樣去做，如果自己有意見，自己不肯遵循，你就決定學不出來。

我在台中跟李老師學習，跟我們同時在一起的，有二十多個人。這二十多個人學出來，現在還在講經的，我這一次到台中，許源敦居士告訴我，現在還在講經的就剩我一個了。我說那些人呢？那些人早就退休了，就不幹了。可見得這樁事情不容易，不簡單。李

老師訓練我們這批講經的人，全是在家居士，沒有出家人，我跟他學的時候沒有出家，也是在家居士。如果要是出了家的話，他就不收了，他是在家居士，教在家的居士。以後我出家再回去，那是例外，我們以前老關係在。

他對學生的要求，實在講這並不是他個人，自古以來，代代相傳就是這麼個要求，決定要服從老師。所以，我入他的門，提出這三個條件，我一定要遵守。第一個條件，只可以聽他一個人講經，除他之外，任何法師、大德講經不准聽。第二個是讀書，無論是讀佛書、是世間書，都要經過他同意，沒有經過他的同意不可以看。第三個條件，你從前所學的，我以前只是跟章嘉大師學了三年，他對章嘉大師非常尊敬，是有道德之人，他說了，那個三年所學的，他也不承認，要從頭學起。我們接受這個條件，他才收我。當時我們對於這些條件不了解，認為李老師條件很苛刻，好像很跋扈，目中無人，只有他沒有別人。可是想想，除了到他這兒學，還到哪裡去？所以就接受了。

一直到十年前，我到新加坡弘法，演培法師請我到他道場裡面講經。他那個道場那一天聽眾大概有六百人，年輕人有一半，我看到非常歡喜，我把我求學的經過，向大家做個簡單報告，然後勸勉這些年輕人，要好好的跟演培法師學。我下台之後，演培法師請我在客廳裡面喝茶，告訴我，他年輕做沙彌的時候，沒有受大戒，做沙彌的時候，親近諦閑老和尚，諦老和尚也是給他這三條戒。我們才恍然大悟，原來李炳老不是他自己的，這個三條戒祖祖相傳。諦老法師要求演培法師這三條戒，演培法師沒有接受，在諦老那邊住了一年，他說他開小差跑了，沒有請假就溜掉了。跑到哪裡去？聽說太虛法師在廈門辦佛學院，他跑到廈門佛學院，就是南普陀佛學院，親近太虛法師去了，他要學新派，不學老派。

我聽了這個，我替他可惜。我說如果你要在諦老那個地方學，那就完全不一樣了，老派有真東西，新派不行。老和尚栽培這些弘法的法師，他的條件是什麼？覆講，覆講決定不可以講錯，決定不可以加自己的意見，也決定不可以摻雜其他法師的意見，這是規矩。這個規矩是誰創的？誰建立的？諸位要知道，阿難尊者建立的，阿難尊者在釋迦牟尼佛圓寂之後，集結經藏，就是覆講。覆講，講漏掉沒有關係，你記不住講漏掉了，沒有關係，你可不能增加，增加是你講的，不是佛講的。所以，中國這幾千年來，法師培訓成就的，沒有別的，就是覆講。所以諸位我看你們這裡有經典的研習班，你要守住這個原則。

用哪個法師的本子，就照他一個人。譬如說我們學《阿彌陀經》，我過去學《阿彌陀經》，請教老師，老師教我依圓瑛法師的《講義》，我就找圓瑛法師的《講義》，只准依他一個人的。他《講義》寫的是淺顯的文言文，你把淺顯的文言文變成口語講出來，字字句句都是老和尚講的，自己不可以加一點意見；也不可以採取其他《彌陀經》註解加在裡頭，不可以，決定不准夾雜，這就叫跟一個老師學，學一家之言。為什麼不能再採取別的註子混在裡面？一定要曉得，雖然同樣是講一部經，每個法師講的不一樣，思想體系不相同，決定不能混雜，一混雜味道就變了。現在人很少懂得這個道理。

如果這些註解這一段我看不懂，怎麼辦？這個李老師說，看不懂就不講，不講，我把經文念過去，沒錯！你說「法師，你沒講清楚」，不錯！為什麼沒講？不懂，我總沒錯。強不知以為知，那就出毛病了，那就有罪過。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這是真的智慧，這不是丟人。誰能解如來真實義？所以我們看古大德的註解，有些地方註解，明明看這個地方應該有意思，他註得很簡單，沒說得

詳細。什麼原因？他也不懂，他也沒搞清楚。所以，你仔細去觀察，他沒有過失。只能說他講得不夠詳細，不夠透徹，他沒有過失，沒有講錯；沒有講錯就行了，就成功了。這就是一定要遵守一個大原則，就是一家之言，決定不能夠摻雜。

有些人能夠會通三種、五種的註解，那是什麼？那是自己已經通達了，行。這不是初學，初學沒有這個能力。好像學書法，學寫字一樣，初學的人一定要找字帖，臨帖。最初的時候還得要描，這描紅，從這裡下手。到你自己寫熟了，有了功夫了，你就可以觸類旁通，你可以多參考幾種帖。你甚至於自己可以能寫出自己的書法，脫胎換骨，自成一家，那個行。但是要曉得，那是功夫成熟以後的事情，決定不是初學，初學一定要遵守規矩。這李老師講的，初學一定要寫講記，你在講台上依照你的講記去講，不能亂講，不能隨便講。古時候訓練講經人才，用這種方式，受這個約束，一般的時間是五年。中等以上的天賦，五年確確實實根扎穩了，五年之後可以不寫講記，可以寫大綱，預備這些東西就可以了。但是中下根性的人，五年不行，十年、二十年根才扎得厚，他才有成就。

所以，講經這個事情，實在講，不難，難在你不懂得規矩，不懂得裡頭的訣竅。你要懂得這個規矩，這個規矩是很笨、很拙的方法，但是非常有效。我是受這個訓練出來的，我在新加坡辦培訓班，就是這套老辦法，一點都不希奇。學生每個人要上講台講十次，這才能畢業。十次每次是一個小時，一個小時的講稿是一萬字；換句話說，他每個星期要寫一萬字的講稿。寫成之後，先對同學講，這是我們裡面，在教室裡面講，講了之後，接受每個同學的批評。大陸學生批評非常認真！你接受批評之後，把你講稿裡面東西修正過來，我最後做總講評，他再修訂講稿。講稿修訂之後，第二次就大座講經，這個才有外面信徒來聽，大座講經每個同學第二次的批

評，幫助他改進。所以，他在講台上等於說練習兩次，接受過兩次的批評，兩次的修正，他將來到外面講經他有把握。

這個批評是內行人批評，不是外行人，內容要批評他，上講台儀規、態度、音聲，表達的技巧，全部都接受批評。李老師編的《內典講座之研究》就是標準，那是講台的技巧，一定要符合他的標準。所以，學習非常非常辛苦，有些同學曾經到新加坡去看過。在新加坡訓練的學生，幾乎晚上都是三點鐘才睡覺，非常緊張。因為他們自己還有比賽，看到同學們講得好，自己總不能說落得太遠，太遠了不好意思，他彼此有個競爭的心。人人都想向上，都能發憤。

《內典講座之研究》是我們重要的一個課程，而《無量壽經》是提供他練習講經的材料，他們現在用我的《講記》，專門依《講記》。我的《講記》分量很多，講的時間長，講了一百多個小時，現在讓他們十個小時講出來，他就把那個濃縮；把一百個小時的濃縮成十個小時，所以許多地方他要刪掉。我們《講記》已經是濃縮了，已經刪掉三分之二，現在大家看到精裝本的四冊，那個四冊是已經刪掉三分之二，保存三分之一，是四冊。他們是完全依這個為底本，自己重新去寫講記，叫你看，意思你懂了，用你的言語說出來，每個人各人寫各人的。這個方法非常笨拙，但是這個方法非常有效。

另外一種，那就是屬於精神教育。在上個學期，我跟學生生活在一起，每天早餐吃完飯之後，我要跟大家講大概是半個小時到五十分鐘，四個月不中斷。勸勉他們行菩薩道，勸勉他們發菩提心，要把弘法利生的使命承擔過來。我們既然出了家，出家幹什麼？就是弘法利生。不能擔當弘法利生的這個責任，那你就得要做護法，內護。就像一個學校一樣，學校只有兩種人，一個是教員，一個是



職員，你不當教員，你就當職員。職員就是維護道場，做這些行政工作，我們佛門叫內護，讓這些講經的人專心在教理上，不讓他分心。這樣的合作，這個道場哪有不興旺的道理，佛法自然能夠傳遍十方。

而參加新加坡培訓的，我看到同學們我也很受感動，他們認真努力，絲毫不鬆懈。這一百多天如一日，有始有終，精進努力，發憤自強，我們看到非常安慰。過去韓館長雖然沒有能在新加坡常住，她跟這些學生見過面，以後學生們畢業之後，編的刊物，特刊，她看到之後很受感動。在生病的時候，第一樁事情她就告訴我，這個培訓班要辦下去。我們原本的意思，這個培訓班只辦兩屆，所以教學所有的這些資料，我們全部把它錄音、錄影，希望便利提供給其他想修學的人，自己可以依照這個來修學。辦這個班的緣分非常希有，在我們沒有想到會長時間辦下去，都是三寶威神加持。沒有想到現在辦第四屆了，而且愈辦愈殊勝，我們愈辦經驗愈豐富，前面這些弊病後面都改正了，第二屆比第一屆好，第三屆比第二屆好，這第四屆就更輕鬆了，愈來愈殊勝。我們的經驗豐富，信心也具足了，這個古老傳統的教學，真有效果。

由此可知，一般佛學院為什麼收不到我們的效果？他們學的東西太雜了、太多了，精神意志不集中，所學的是佛學常識而已。佛門大家常常聽說有所謂深入經藏，我們這個老方法是深入經藏，現在佛學院教學是廣涉經藏，普遍、很廣的來涉獵這些經藏，沒入。我們這是一門深入，深入經藏，深入才有用處；你學得很廣，學得很多，學得很雜，一分都沒入進去，全搞的是表面，不起作用。所以，深入跟廣涉意思完全不相同，佛在經上講的這些話，祖師講得沒錯，我們把它解錯了。譬如我這次從美國回來，在夏威夷大學做了兩次講演，就有聽眾起來發問，問我要怎樣為大家來講解佛經？

問這麼個問題。我還是照佛的教訓來解答，怎麼樣弘法利生？契機、契理，可是這四個字真正的意思，懂得的人不多。

什麼叫契機？人人都會說。什麼叫契理？契機就是現前這個人他的需要。我們這個地方，周大夫是個醫生，病人來給他看病，他給他診斷、給他處方。那個處方就契機，正是他需要的，對治他毛病的，他依照這個藥方去服的話，他病就好了，病好了就契理。所以，你要曉得現代社會眾生害什麼病？你這個經要怎麼講法？我們看一部經的註解，像《金剛經》，有幾百種註解，從漢朝一直到今天，每個人註解講的都不一樣。為什麼不一樣？在他那個時代，他那個地區，他所接觸的那些大眾，根性不相同，講法就不一樣。經是活的，不是死的，經沒有一定的講法；要是有一定的講法，那一個註解就夠了，何必要那麼多註解？你們仔細去觀察，漢朝人註解、唐朝人註解不一樣，就說明，漢朝人所需要的跟唐朝人所需要的不相同，唐人跟宋人又不一樣，宋跟元又不一樣，元跟明、清又不一樣，現代人跟清朝完全不相同。他腦子裡想些什麼？病不一樣。

經還是這部經，要怎麼樣講出來對治他的毛病，讓他生信開解，依教奉行，然後證果，這個經講了才有用，叫契機契理。現在有些講經的這些大德們，他不懂這個道理，依照古人的註子去講，沒講錯。把今人當作古人，那怎麼會契機？就好比醫生，給人家治病，拿古人的處方，你害這個病，這個處方不錯，給你吃，不但病沒吃好，吃死了。吃死了怎麼回事？可惜！你沒有照我的藥方害病。你們想想，哪有這種道理！我藥方沒錯，你沒有照我的藥方害病，你害病害錯了。現在很多講經就是像這個毛病，那怎麼行！所以諸位初學，初學我們選的註解要選最近，跟我們最近的這些註子，沒有什麼大差錯。我們今天選圓瑛法師的，選慈舟法師的，這些在台灣他們的著作都很流通。民國初年，距離我們現在不遠，還算有效

。如果更遠的，更遠的恐怕就很難有效了，時代愈遠，意識、心態不一樣，生活方式不一樣，也就是思想、觀念完全不相同。他是那個時代對那些人說的，不是對我們今天的人說的，你懂得這個道理才叫契機。

什麼叫契理？決定要幫助他念佛往生淨土，才叫契理。理是什麼？幫助他成佛。如果不勸他往生淨土，他就決定不能超越六道輪迴，這就不契理，也就是不合理。末法時期的眾生，除了念佛帶業往生，沒有第二條路可走。誰有能力斷煩惱？誰肯真正發菩提心？我沒有見到一個，不要說在家的，出家人起心動念為自己，自私自利，還是自私自利。幾個人真正肯為佛法、為眾生，做犧牲奉獻？沒有，從前有，現在沒有了。所以，李老師當年訓練我們，就提出了警策。告訴我們，我們求佛法，磕頭作揖求來的，將來還有沒有人站在我們面前磕頭作揖求佛法？沒有，你要指望人家恭恭敬敬的向你求佛法，你一生一個人都遇不到，你的佛法就絕了，不能傳了。應該怎麼樣？我們要恭恭敬敬磕頭作揖把佛法送給人，看人家要不要，還得看人臉色。沒有忍辱，沒有耐心，你決定做不到。

所以今天弘法的人，受人家不能受的恥辱，你才可以做弘法利生的工作。不管什麼人加給你任何的侮辱，我們都阿彌陀佛，甘心情願接受；你要想，我是法師，高高在上，像我們自己求法的時候，一個都找不到。李老師在三十年前教給我們，我們在這一生當中所接觸到的，一點都不錯。誰對你恭敬？誰瞧得起你？所以，我們一生保持最低的姿態，是正確的，我們也能把淨宗宣揚出去。今天在全世界念《無量壽經》會集本，念阿彌陀佛，認真修學，有人，我們看到歡喜，特別是中國大陸。黃念祖老居士沒有到台灣來，沒來過，他在大陸告訴他的學生，我到北京，學生們告訴我的。他說黃老師跟他們講過，佛法在中國大陸，不在台灣，台灣的佛教是表

面興旺，沒有實質的內容。我們看到大陸人對於佛法的那種恭敬，我們就明瞭了。

實在講我們接觸的少，到大陸去的次數少，接觸這些出家人的機會也少。李木源居士去得多，他每次進去，差不多都是將近兩個月的時間，走許許多多的道場。尤其是內陸、邊遠地區，生活非常貧苦，而那種學佛的虔誠、恭敬，他們看到都流眼淚，看到真正學佛的人。所以，李居士回到新加坡，告訴我，他說原本自己覺得自己修行很不錯了，要跟中國大陸一比，他說人家在天上，我們在地下，不能比。這才發大心，全心全力幫助大陸念佛人。他們今天最需要的，不是金錢，不是物質，給他錢他不要；他沒得吃，給他米他也不要；沒得穿，給他衣服他也不要。他要什麼？他要經書，他要佛像，他要錄音帶，他要錄影帶，這些東西送給他，他頂在頭頂上，感激你。

李居士告訴我，他們放錄音帶，用錄音機放錄音帶，沒有電視，沒有畫面的。拿到我們講經的錄音帶，放在佛桌上，下面聽的人有幾十個人，也有一、兩百人，都是跪在地下合掌在那裡聽，聽一、兩個小時，恭恭敬敬。這是李木源居士親眼看到的，很多道場都是這個樣子。錄影帶跟錄音帶，在大陸，氣候變化太大，所以這個帶子壽命就很短。我們知道這個帶子，夏天炎熱的時候帶子焦了，音就變質了；冬天太冷寒氣，它裡頭就潮濕了，所以帶子壽命很短。李居士回到新加坡就發心，把所有的帶子全部轉變成C D，大陸內地沒有C D機器，送去。做成C D好處就是不怕熱，也不怕冷，而且音質、畫面能夠長久保存。他們告訴我，C D應該可以保存一百年到兩百年，音質、畫面不會有變化。發心做這個工作，都是受大陸修行人的感動，看到人家真幹，我們希望藉他一點光，修一點點福報。

所以，大陸那些年輕法師，到新加坡來接受訓練講經，我看了之後，我心裡很明白，我知道這裡面決定有再來人，也就是說有佛菩薩應化而來的。為什麼？他們有使命感，他們有責任，這是我們台灣年輕法師不能比的。他們覺得救度眾生是自己的責任，認真修學。所以我們今天全心全力去幫助他，盡我們自己一分棉薄之力。我們怎麼委曲，怎麼辛苦，也要把這樁事情做好，希望佛法後面有承傳的人，不至於佛法到我們這裡就中斷了，我們做得很安慰，做得很快樂。我們台灣同修們，真正要發心的話，一定要依教奉行。物質生活苦一點，好，激發自己的道心；一切享受都自在，道心就沒有了。所以大陸上這些人，不願意改善他生活的條件，是正確的，以苦為師，唯有真正依教奉行。

印光大師教給我們，「敦倫盡分」。什麼叫敦倫？簡單的說，以和睦待人，就是敦倫，以真誠、慈悲心處事待人接物。盡分，盡到自己本分要做的事情，我是什麼身分、什麼地位，我應當做哪些事情，把我自己本分事情做好。人人都懂得敦倫盡分，天下就太平了，所有災難都會消除。講得更白一點，就是存好心、說好話、行好事、做好人，做社會大眾的榜樣，好榜樣，這就叫存菩薩心，行菩薩道。然後深信因果，老實念佛，這就圓滿了。

所以，我們自己依照這個原則修行，弘法，無論講什麼經論，都離不開這個原則，這就叫契機契理。老老實實，不別出心裁，不搞新花樣，規規矩矩、老老實實去修學就對了，就成功了。道場，黃念祖老居士講得好，講了許許多多次，道場要重實質，不重表面。表面是什麼？香火盛，信徒多，那是表面的。人再多，一個往生的都沒有，你全盤失敗；我這個道場三個人、五個人，三個人、五個人個個往生，成功了。三個人往生三個人成佛，五個人往生五個人成佛，還得了；你這個道場有五個人成佛還得了，不得了！所以

他叫我們不要搞熱鬧，社會大眾都是看熱鬧，不知道真幹，不懂得實質。古代的叢林，你看百丈大師定清規，清規裡頭第一條，就說「叢林以無事為興旺」，不是以熱鬧為興旺，是以無事為興旺。

以繞著念為主，你們大家曉得般舟三昧，般舟三昧就是繞佛，叫佛立三昧。繞得太久了，你就坐下來休息，休息久了你再拜佛，拜個幾十拜，拜個一、兩百拜，活動活動筋骨，然後你坐著念也好，繞著念也好。這麼大的佛堂十個人正好，十個人以上就多了，場地不夠用了，這叫真修行。這個道場諸佛護念，龍天擁護，還得了。所以同修貴精不貴多，道場重實質，不重形式，形式沒得用處，一定要修真實的福報。一個人修行，一個地方人都有福，你真修；不是真修，這個道場人很多，香火鼎盛，天天有幾千人、幾萬人來，沒有用。佛菩薩不來，什麼人來？妖魔鬼怪來，妖魔鬼怪喜歡熱鬧，諸佛菩薩喜歡清淨。理與事我們都要清楚，都要明瞭。

尤其現在這個世間災難很多，最近這兩、三年，諸位細心去觀察，我相信就有高度的警覺心。災難一年比一年多，一次比一次嚴重，不是好預兆，應該認真努力。如何消除這個災難？如何將災難延緩？那就要靠我們認真的修行，外面狀況不管它怎麼變化，我們自己要有定功，要能夠穩得住，要知道哪個地方是真正的道場。能有這樣的環境，提供你修行，這是世間第一道場。你們不相信，台灣各地去走一走，哪個道場能夠提供你二十四小時念佛？不讓你念！哪個地方提供你真正清修？現在我們景美圖書館，館長往生之後，高貴明負責來主持，做得正，如法！提供給大家真正修行，我在那裡看，你看每天上午、下午，都有幾個人在那裡專心念佛，那心地清淨。

起心動念是不是為自己，是的，是不是為你家庭，是的，是不是為你的公司事業，是的。從今之後，你不去想你自己，你想一切

眾生；不要去想你的家庭、事業，你要想到利益一切眾生，你就回頭了，要從這裡回頭。佛告訴我們，六道輪迴怎麼來的？執著來的，所以你一回頭，從今之後不再想我，不再想我所有，你的執著慢慢就沒有了，執著沒有了，就叫回頭，這是你真的回頭了。依靠，我們依靠三寶，凡夫一定要落實在事相上，事相上的三寶，佛寶是阿彌陀佛，執持名號，憶佛念佛，這就是靠佛寶。法寶，依靠《無量壽經》，或者依靠《阿彌陀經》都好，都是一樣的。僧寶，我們依靠大勢至、觀世音菩薩，一門深入這個路子，就是依大勢至。如何依觀世音？觀世音是大慈大悲、救苦救難，一門深入依道修行，就是大慈大悲、救苦救難。為什麼？我們做個樣子給人看，把成績拿出來就是你布施慈悲。這是我們把三寶落實在事相上。落實在我們生活上，在日常生活，工作處事待人接物，應當怎麼個做法，非常重要的，這有兩個帶子可以回家聽。

我們現在皈依儀式，在佛菩薩形像面前，以真誠心來宣誓，發是發願。所以以後有人問，你皈依哪一位，你可不能說皈依淨空法師，那就錯了，皈依阿彌陀佛，我們大家都是同學。我們跟觀音、勢至都是同學，統統皈依阿彌陀佛。本師釋迦牟尼佛教我們皈依阿彌陀佛，釋迦牟尼佛希望我們一生得到圓滿成就，一生得到圓滿的成就，唯一的方法皈依阿彌陀佛，世尊對我們的期望就達到了，這點意思非常非常重要，希望大家記住。現在我們就做個簡單的儀式。